

前 言

我们伟大祖国历史悠久，英雄辈出，爱国人物是其中一个突出的方面。由于中国历来是个多民族的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尤其是古代史阶段，爱国一词也有着特定的涵义。但自古以来，许许多多爱国先辈，都为保卫祖国的独立与主权，维护民族的荣誉与尊严，作出了杰出的不朽的贡献。今天，我们在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中间，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宣传中华历史上的爱国先辈，讲述他们的爱国事迹，歌颂他们的爱国品质，学习他们的爱国榜样，发扬他们的爱国精神。为此，我们编写了这套《中华爱国先辈故事》。

《中华爱国先辈故事》共分六册，其中古代史、近代史和现代史部分各两册。第二册叙述了从南宋到明清十一位爱国先辈的故事。他们当中，有年老抗战、临终犹三呼“过河”的宗泽，并肩抗金转战南北、尽忠报国流芳千古的岳飞与韩世忠，临危挺身获得采石大捷的书生虞允文，正气贯日月、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保卫北京、救国家于危急之中的于谦，横戈戍边、驰援京城、威震敌胆的袁崇焕，血染扬州、壮

烈殉国的史可法，百折不挠抗战、“也留正气在乾坤”的张煌言，以及两位威名远扬、功载史册的反抗外来侵略者的先辈英雄：平定倭寇之患的戚继光和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祖国宝岛台湾的郑成功。

这套书是依据历史事实资料编写的，仅在具体细节上作了适当艺术加工。书中错误和不当之处，恳切希望广大读者和少年朋友批评指正。

目 录

前言.....	1
老将宗泽.....	1
韩世忠抗金兵.....	24
岳飞尽忠报国.....	46
虞允文书生退敌.....	81
丹心千古文天祥.....	108
于谦保卫北京.....	151
戚继光平倭御边.....	175
袁崇焕横戈报国.....	207
史可法血染扬州.....	228
张煌言节义千龄.....	241
郑成功收复台湾.....	270

老将宗泽

御敌除奸

北宋后期，中国东北部女真族金朝的统治者，以掠夺财物等为目的，经常进犯宋朝。靖康元年（公元一一二六年）初，金军进逼至北宋首都汴（biàn）京（即开封，今河南省开封市）。北宋皇帝宋徽宗仓皇出逃，即位的宋钦宗畏敌如虎。主战派大臣、爱国英雄李纲，奋然担负起了领导汴京保卫战的责任，并且取得了胜利。可是，正当北宋爱国军民浴血奋战重创敌军的时刻，宋钦宗却向金人屈辱议和。最后，金军统帅得到了宋钦宗关于交割北方三个军事重镇太原、河间、中山的承诺，匆匆北撤。

就在这个时候，六十八岁的老将宗泽，奉命调到了汴京。

宗泽怀着为保卫国家贡献力量的满腔热情，一到汴京，便向宋钦宗上了“奏对三策”，提出自己的抗金主张。然而，这时的北宋统治集团，已经恢复了京城保卫战以前的样子，宋钦宗不仅将抗战派的领袖李纲调离朝廷，而且凡见到有

关主战御敌的奏议，全都置之不理。宗泽上了“奏对三策”后，迟迟得不到皇帝的答覆，终于长叹一声：“世道之衰，竟到了这等地步！”

靖康元年(公元一一二六年)八月，金军统帅完颜宗望再次率领金军南下，直逼真定(今河北省正定县)；另一路金军统帅完颜宗翰也加紧了对太原的攻打。在两路金兵大举进攻的情况下，以宋钦宗为首的投降派，仍不作积极抵抗的准备，而是盘算着用贿赂来满足金朝统治者。正是由于投降派破坏了抗战，九月初，完颜宗翰先以大炮猛轰太原城墙，继而又运柴枝泥土填塞护城河；太原军民忍受着饥饿疲乏，与金军浴血奋战，终因力竭援绝，太原城被金军攻破。

太原失陷，河北的局势更加紧张。不少宋朝官吏畏惧来势凶猛的完颜宗望兵马，纷纷弃职逃跑。宋钦宗急需能干的官员上前方去抵挡一阵，就派宗泽为磁州(今河北省磁县)知府，负责那儿的防御事务。

当时完颜宗望的部队，已经打到真定附近，被派往河北的官吏，大多托辞不肯去上任。宗泽非常鄙夷这些人，说：“官吏拿着国家的俸禄，就应该在国家需要的时候出力。畏敌避难，不肯上前线，这怎么可以呢！”他自己，一接到任命，立刻带着十几个士兵，奔赴磁州。

一路上，宗泽遇到很多从北方向南逃的人，便向他们打听金军的消息。逃难的人们见这位飘拂着白须的老人，带着十几个老弱士兵，前往离真定不远的磁州去上任，都非

常惊奇。有的还劝他：“敌军已到了真定，你还往磁州做什么呢？还是赶快回京城去吧！”

宗泽笑笑，回答说：“国家有难，做臣子的必须尽职；愈是敌情危急，我愈应该早点赶到。”

这时的磁州，由于遭受过金军的蹂躏，一片荒芜凄凉的景象。宗泽一到任，就有许多老百姓上门告状，说兵部尚书王云前不久出使金营回来，路过磁州时，曾大肆张扬敌情，叫嚷金兵马上就要到磁州，要当地人民赶快设法逃难，更不能把粮食留给敌人；结果，老百姓遭受了重大的损失，却连金兵的影子也没见着。宗泽听了很生气，当即向皇帝写了一封奏章，弹劾(hé)王云犯了张皇敌势之罪，要求对他严加惩处。为了加强守备，抗战御敌，宗泽立即着手修缮磁州四面的城墙，疏浚护城的濠河，打造兵器、盔甲，招募壮士、义勇；他还把自己的俸钱拿出来，买粮食充实军备。磁州军民十分感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不到一个月，守城御敌的设施就已经粗具规模。

宗泽在磁州加紧布防，完颜宗望也集中兵力攻打真定。真定守将接连向朝廷上了三十四份告急文书，但宋钦宗一心指望向金人乞和，对一份份由飞马送到的告急文书，统统置之不理。坚守了四十多天的真定终于失陷。完颜宗望得了真定，很快派出数千骑兵攻打磁州。宗泽亲自登上城楼，指挥将士们打退了金军的进攻。当金兵不得不后撤时，他又出城追击，掩杀金军，缴获了大量的物资。

可是，就在宗泽打败进犯磁州的金军后没几天，宋钦宗

派出的议和使者康王赵构，带着兵部尚书王云，因赴完颜宗望军营，路过到了磁州。

宗泽曾坚决反对赵构出使乞降，所以赵构一到磁州，他就问：

“殿下这回去金营，准备向金人怎么议和？”

赵构瞅了王云一眼，吞吞吐吐地说：

“朝廷决定正式将三镇交割给金人，皇上尊金主（金朝皇帝金太宗）为伯父，并且向金主上尊号。”

“金人既已渡河，正在兵骄气盛的当儿，岂肯与我议和？臣只恐殿下此去将会遭到金人拘押，作为要挟我大宋朝投降的人质！”

赵构听了，不由得身子一震。

“请殿下直说，这次殿下赴金营，究竟是不是王云的怂恿？”

赵构被宗泽逼得急了，不管王云正悄悄地向自己摇手示意，回答说：

“是啊，他说金人已不要求我朝交割三镇了，只要向金主奉上冠冕，称他尊号，就可以退兵。但是必须我亲自赴金营为使，和议方能成功。”

“既然金人已不要三镇土地，那为什么殿下此去又要正式交割三镇呢？”宗泽发现有矛盾，穷追不舍问道。

“这——”赵构皱了皱眉头，“王云那话是一个多月前从真定传信到汴京说的；可前不久他亲自回汴京，告诉皇上说，金人改变了主意，一定要交割三镇，并要我到金营议

和。”

宗泽越听越觉得这事蹊跷，越想越感到王云可疑。可他一时上又拿不着王云叛变投敌的真凭实据，只好回到本题，劝谏赵构不要为求一时太平而赴金营议和，还是奋起抗战御敌方为上策；特别是如果万一这次出使给金人扣作人质，就永远也别想回来了。

赵构在这年年初汴京被围时，曾到完颜宗望军营当过二十多天人质，所以对这次出使也不免心有余悸。他听宗泽这么劝谏，愈加不快，快快地说：

“我这回离开汴京时，京城百姓也曾顶盆焚香，喧呼拦道，要我起兵抗敌，别到金营去。可是，朝廷既已经将大计议决，皇上又已经下了诏命，我怎么能不去呢！”

这话提醒了宗泽：对了，京城百姓拦阻康王，是希望他抗击金兵，我何不也借助于磁州军民，来阻谏康王北行呢！他于是提议赵构到本城的嘉应神祠去占卜一下，此行到底是凶是吉。赵构正在犹豫不决之际，也就点头表示同意。

宗泽与赵构说话的时候，王云站在一旁没有开口，一方面因为他们谈话的内容与自己有关，不便插嘴，另一方面也因为他心怀鬼胎，恐怕言多有失，所以只是悻悻地站着。既然康王要到嘉应神祠去占卜，自己作为随行大臣，理所当然陪同，于是他整整衣冠，和康王一起前往。

这边赵构还没备好轿子，那边宗泽已经派出几名机警的军士，在磁州城中大街小巷叫嚷开了：

“康王殿下和兵部王尚书要赴金营乞和，正式把三镇交割给金人啦！”

“康王殿下马上要到嘉应神祠占卜，大家有话快去面陈啊！”

当赵构的轿子出现在街上时，成千上万的军民百姓已经挤满了道路，高声疾呼道：

“康王千万不能到金营去！一去就再也回不来了啊！”

“金人不讲信义，和议必不可能成功，朝廷只有团结军民，坚决抗战，才是生路哪！”

康王的轿驾被阻，寸步难行。骑马随行在轿边的王云，既怕出使投降的大事被搅，又想在康王面前逞能，他把马缰绳一提，跳到轿前，对围住的人们喝道：

“大胆刁民，竟敢冲撞王驾，还不快快散开！”

人群中有人认识他的，指戳说：

“这人不是王云吗？就是他，上次出使金营回来，路过徽州，故意夸大敌势，扰得人心惶惶！”

“对，正是他所谓不能把粮食留给金人那一句话，叫咱们把地里没成熟的庄稼全砍光了！”

“奸细！这家伙八成儿已做了金人的奸细！”

王云倏(shū)地变了脸色，两手狠狠地揪拉缰绳，企图拨转马头逃跑，嘴上还虚张声势地叫道：

“你们这班刁民，侮辱当朝大臣，放肆……”

众情难违，众怒难犯。王云话还没说完，军民百姓已一拥而上，你一拳，我一脚，霎时把他揪下马鞍，打翻在地，

等宗泽从桥后拨开众人走上前去时，这个王云已经断了气儿。

宗泽转身向龟缩在轿子里的康王报告了这一情形，劝他还是先回磁州官署休息的好。吓得身子直打颤的赵构也怕愤怒的人们再涌上来，不仅不敢再去嘉应神祠，还伸手揭开轿帘，故作镇静地向大家说了几句今日之事决不怪罪百姓的话，然后吩咐掉转桥头，匆匆回磁州官署去了。

王云既死，宗泽急切想要抓住这家伙叛国通敌的罪证，便叫人把他的行囊拿来，当堂打开。

真是不看不知道，看了连赵构也吓了一跳：行囊里居然有金人送给王云的一件黑狐皮袍子和三条精致的香巾；而朝廷上次派王云出使带上的国书，以及宋钦宗写的书信，竟原封未动地藏于行囊里！

“殿下，王云叛国通敌，当了金人奸细，罪证确凿。他是受金人指使，企图把殿下挟持过去，作为他卖国求荣的进身之礼！一旦殿下到了金营，必将成为金人要挟我大宋朝投降的人质，真是好险哪！”

赵构知道了真相，伸出了舌头，半晌也缩不回去。

“我，我不去了！”他好不容易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

“岂止是不去而已！”宗泽进一步激励康王，“殿下应当振奋起来，抗御金军！”

“嗯，嗯，我知道了。”

但是，赵构虽说不敢再去金营，却也不相信人民的力量。他以为宗泽守不住磁州，第二天，便急急忙忙地逃到了

磁州南边的相州(今河南省安阳市)。

孤军奋战

当时，完颜宗翰已击鼓吓退宋兵渡过黄河，与此差不多同时，完颜宗望也率领着东路金军从李固渡渡过了黄河。鉴于这一情势，宗泽决定主动进攻李固渡，从后面截断金军的归路，以动摇敌人的军心，进而迫使完颜宗望因不敢孤军深入而后退。

完颜宗望也怕后路被宋军切断，在李固渡留下了数万兵马。尽管双方兵力悬殊，宗泽依然毫不畏惧，不断派兵夜袭，连破金兵三十几座营寨，夺得了许多粮草器械。

但是，当宗泽在河北苦战时，完颜宗望的东路军主力和完颜宗翰的西路军部队，已经逼近汴京。闰十一月末，金军攻破了汴京。

就在汴京被攻破的后两天，宋钦宗任命大元帅、元帅和副元帅的诏书送到了相州。十二月初一日，赵构宣告成立大元帅府，然后传令河北各州郡的兵马，于明年一月底前到大名(今河北省大名县)会合。

正在李固渡与金军对垒的宗泽，一接到赵构的命令，马上回磁州安排了地方守御事务，随后即率军向大名进发。

河北各路兵马中首先到达大名的，是宗泽这支队伍。可是，宗泽走进大元帅府时，见赵构丝毫也不以国事为忧，

正在同几个亲信部下饮酒谈笑。

“你来了？”赵构既不问宗泽带来多少人马，也不问路上情形如何，只是像招待客人似地，指着炭盆说：“天好冷，快坐下烤烤火，喝杯酒驱驱寒吧。”

“大元帅，”宗泽满肚子的火，忍不住慷慨陈词，“汴京被围已久，入援迫在眉睫，大元帅应早早确定出师日期，及时报告朝廷才是！”

——“这个——且等各路兵马会齐了再说吧。”赵构敷衍地说。

宗泽咬了咬牙，不烤火也不喝酒，愤然转身回到了军营中。

继宗泽之后，河北的各路兵马陆续赶到大名，大元帅府总共集中了数万将士。宗泽于是又一次请求赵构迅速南进，赴援汴京。

但这一回，赵构连答话都懒得说一句，把两份文书扔给宗泽，说：“你自己瞧吧。”

宗泽一看，一份是皇帝写给赵构的手诏，说：“京城失守。社稷安危还有赖于金人同我朝讲和。各路勤王兵马立即停止前进，不得轻举妄动，以免有误国事。”

另一份是掌全国军机和边防事务的枢密院下的命令：“大金与我朝已通和好，准备退兵。各路勤王之师应就地驻扎，等金军退兵后，即可遣散。”

“岂有此理！”宗泽压低嗓门，恨恨地说。

“你说什么？”赵构问。

“朝廷同金人议和，大元帅以为这事可信么？”

“有皇上手诏，枢密院公文，怎么不可信！”

“不，京城既已失守，这份手诏必是金人胁迫皇上所写！”

“依你说怎么办呢？”

“立即移军进驻开德（今河南省濮阳县），然后步步向汴京推进。要是金人真的议和退兵，自然最好；如果金人要什么诡计，则我勤王兵马已到达汴京城下，也可以用武力击破其阴谋了！”

赵构心中其实有一本见不得人的帐。他不仅害怕同金人作战，甚至指望着一旦自己的父兄（太上皇宋徽宗和皇帝宋钦宗）被金人俘去或杀害，那样自己就可以即位，当上至尊至贵的皇帝了。所以，他决不肯采纳宗泽的意见，但一时上又想不出拒绝的理由，便双手支着下巴颏儿，装出一副沉思的样子。

宗泽见赵构不回答，跨前一步，激昂地说：

“京城朝不保夕，勤王事不宜迟。请大元帅允许我带领所部兵马，率先出发赴援！”

赵构眼珠儿一转，肚里暗忖道：这主意倒不错，就让你宗泽带一支人马南进救援汴京好了。假如侥幸成功，是我大元帅派兵勤王的勋业；不幸终于失败，也是你自己情愿去送死。而且，让你走得远远的，还省得老在我耳边聒噪抗战……想到这里，他对宗泽说：

“我拨给你一万兵马，你就领着他们先行一步吧！”

宗泽想了一想，觉得那样也好，赴援的兵力虽少，总比按兵不动强。他点集了兵马，即离开大名南下，向开德进发。

他可不曾料到，叫他“先行一步”的赵构，在他离开大名以后，马上把大元帅府从大名移到离金兵更远一些的东平（今山东汶上县北）去了。

靖康二年（公元一一二七年）正月初，宗泽率领着将士们，以大元帅部队的名义，进军到了开德。

宗泽的队伍刚到开德四天，就有一个从汴京宋钦宗那儿派来与赵构接洽的官员，由一队金兵陪着，到了开德。宗泽不知那官员奉的什么圣旨，又见有金兵同来，更加不肯轻易开城门，就在城头上与他对话。

官员在城下大声说：“我奉皇上之命，来见大元帅康王殿下，请让我进城！”

宗泽也不说康王在不在，只想把那官员的意图弄明白，回答说：“大元帅现在不能见你，你有什么话，可以同我说。”

“那也好。”官员说，“你听着：皇上传旨，金军已经登上汴京城头，各地勤王部队不可再前进，否则将白白地坏了议和大事！”

宗泽一听，原来还是要向敌人乞求议和啊！他顿时怒发冲冠，向左右下令道：

“将士们，朝这个无耻的败类射箭！”

官员一听，不等弓弦声响，慌忙拨转马头，和那队金兵一溜烟往回逃跑了。

金军知道，即使皇帝下令，宗泽也不肯议和的，便向开德发动了猛烈的进攻。宗泽和他部下将士，同金军接战十三仗，仗仗都打胜。金军吃了大亏，再也不敢进犯开德了。

宗泽解除了背后的威胁，接着便于三月中进至卫南（今河南省滑县东）。

卫南驻有金军重兵，人马比宗泽多好几倍。宋军有的将领主张绕过卫南，有的甚至提出撤回开德。宗泽却认为，如果在这时后退，等于暴露兵力不足的弱点，那就将被金军所轻，敌军大队人马在我后面一追，我军必无生路；如果绕过卫南前进，又等于把敌人重兵移在后面，无异是使自己腹背受敌，更不妥当。无论如何，只有拼死一战，才是正理。他对大家说：

“此刻敌众我寡，我军非深入危险之地，不能成意外之功。我出师时曾宣称大元帅在本军中，所以金军多半以为我们是大元帅府的主力部队。趁敌人摸不准我军的兵力，发起勇猛冲锋，必能一举获胜！”

将领们听了，都觉得言之有理，人人摩拳擦掌，誓与金军决一死战。

宗泽向将领们下达了战斗命令后，亲自披坚执锐，一马当先冲向敌营。将士们受到鼓舞，也都奋不顾身地杀将过去。金军摸不准冲营的宋军有多少兵马，顿时惊慌失措，营区一片混乱。

正当战斗激烈的时刻，金军一支生力军赶到，将宋军团团围住，宗泽部下后军主将也在激战中阵亡了。宋军官

兵因处于险境，一时不免气馁起来。

宗泽见情势危急，大声号令说：“如今前后都是金军，往前跑是死，往后退也是死，反正都是死，不如与敌人拼死一战，还可以死里求生！”

将士们听了，认为确实是这么回事，不由得精神大振，个个一以当十，与金军浴血奋战。金军抵挡不住生龙活虎般的宋军将士，被斩首数千级，大队人马狼狈地败退到几十里外。

在胜利时候，宗泽的头脑十分清醒。他审时度势，认为敌人的兵力数倍于我，虽然打了败仗，也不至于一退就是几十里，其中必定有诈——如果金军派出骑兵连夜来袭击，则宋军由于白天作战太累，难免要吃大亏。所以他当机立断，下令部队向北撤退，天还没黑，宋军就撤回到了南华。

不出宗泽所料，当天夜里，金军果然来袭击卫南的宋营，结果扑了个空。

这时宗泽的部队已在南华安安稳稳地休息了一夜，估计金军在卫南夜袭扑空，此刻正茫然不知所措。所以，天放亮后，他们即渡过大沟河，出其不意地袭击那里的金军，打了一个胜仗。

但是，宗泽正步步向南推进时，却得到了新的消息：金军已将汴京的金帛搜括一空，挟持着宋徽宗和宋钦宗，连同劫夺到的百姓、财物、牲畜等等，驱掠北去！

为了追回被掳去的二帝，宗泽马上引兵北上，于四月初赶到大名城南，准备等赵构的兵马一到，就渡河追击金军。

可是，这时赵构虽说已冠冕堂皇地传令河南河北各路宋军，要他们设下埋伏袭击北撤的金军，实际上那只不过是做做样子，给天下人瞧瞧的，大元帅府既没出一兵一卒，各路宋军也没有真正行动。宗泽考虑到凭自己一支孤军追击，实在无济于事，只得作罢。

接着，宗泽又得到了金人扶植原宋朝宰相投降派大臣张邦昌建立了伪楚政权的消息。他一边率军回到卫南，一边上书给赵构，要求讨伐张邦昌。但赵构却怕激怒金人，没有同意这一计划。

宗泽孤军赴援汴京，与敌人奋战河南，虽说由于势孤力单，没能解救京城之围，但却打击了骄横不可一世的金军气焰，鼓舞了广大爱国军民的抗战斗志。

保 卫 开 封

北宋政权灭亡后，赵构在宋朝旧臣及士大夫们的劝进下，于靖康二年（公元一一二七年）五月，在应天府（今河南省商丘市）登上帝位，成为南宋政权的第一个皇帝——宋高宗。

南宋政权一开始就形成了以宋高宗为首的投降派集团。但宋高宗为了巩固新建立起来的小朝廷，不得不起用在广大军民中享有崇高威望的李纲为宰相，同时下诏命宗泽赴应天府。尽管李纲只当了七十五天宰相，便因投降派排挤而被迫辞职，但就在宗泽逗留在应天府的几天中，这两位抗战派的中坚人物会见了。